





貢獻給國家！

五日下午五時到西站，六時開車，車中尚不擁擠，不過：這是二等車（木天來信再三叫坐三等車），三等車就擁擠得水洩不通了。車上遇見 M.D. 君，他送予女上長沙去讀書。

石湖瀟瀟過橋時，秩序不好。在嘉興停了一點多鐘。轉入蘇嘉路第一站，即過空襲警報。車中有湖南人夫婦，攜子女甚多，小的孩吵鬧，又親聞打電筒找茶水喂孩子，受到大家干涉，路警並加以警告。但是還有許多勇敢的漢子要擦火柴燒香燭，受警告是不用理的。過了一點多鐘，警報解除，車開。到吳江又遇空襲警報。車站上的電燈時間時熄，更弄得人心不安。經了很長的時間，才到蘇州，已經是六日晨四點鐘了。總計由上海到蘇州，共行了十小時。

曉色蒼茫中，看見蘇州站的建築，已經炸得一場糊塗。過了一點鐘車開，六位左右到無錫。過橋後，同椅是：左位無錫人，此時下車去了。他說無錫沒有受過轟炸，因為那裏是江南都市，並無軍事設備，不料六日午後，無錫就吃了兇惡的日寇的炸彈了。

無錫上車的傷兵很多，大多數是湖南人，也有幾個廣東人。大家談得很熱鬧。提起打東洋兵，兵都很起勁。一個廣東東洋兵的排長說，他們俘虜了七個東洋兵，結果只有兩個是真正東洋人，其餘五只是東北偽軍。他又說每班東洋兵只有四個日本人，一個班長，一個副班長，兩個表示上等的兵，其餘都是東北同胞。所以到常州開始候車。沿途丹陽、望溪、都

(二)對於不斷抗戰的新認識

——以民衆組織爲宣傳中心——

自從抗戰的全面開展，至今還不到兩個月，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就有顯著的轉折。

（甲）國內：團結的強化。（乙）軍事防線的普遍。（丙）上海動員的日常鞏固。（丁）海內外的日益緊密。

人心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逐漸加強。

國際如：甲全世界人民對中國抱持無限同情心。乙各國政府無不認同丙國態度日臻好轉。丙中華關係，已有長足進步。丁國聯已一致決議實日本。

可是相反的，在敵人方面，却處處顯出潰敗的形勢：甲軍事動態表現急躁與貪婪失措。乙軍事實算增加大失。十萬萬元，人民生活陷入不安。丙在華財產損失鉅大，引起資本家恐慌。又由英美貿易禁運。及擴大外債問題。（丁）李頓將軍之被刺，足見統治者內部矛盾的尖銳化。戊民衆反侵略戰爭的革命勢力，從上述看來，我們可說：

許許多多的份子，下層民衆還沒有動員。民主集權的機構不夠加強。經濟方面：如還沒有戰時生產的統籌整理。金融資本不曾設法擴大內的流通，資本金還幻想上海他們企業家的。

（一）組織民衆的必要

組織民衆還有個基本的任務：即藉此決定真正主權國家的基礎。但在目前，它的重要性，有如下幾點：

甲軍閥後方：一開始，敵人就多利用漢奸，擾亂地方治安。民衆若有組織，就可自動檢發漢奸，根本消滅了可以造成漢奸的那種意識形態。

乙足以幫助戰時經濟動員。目前的經濟動員，最要的是，金融資本在內地流通的龐大產業的內地搬移。而這又必須賴人力支持。有組織的人力才能應這一動員。且因中國農村向都市源料供給地位，產量的內地發展，使農民的生活習慣，不得不納入生活習慣。

更於此舉的人力設備，早顯出力極大的缺點。單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配合全國的力量；也沒有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動員起來底必要。惟一的原因就在於民衆沒有組織。或組織的不夠民衆化。我們把民衆組織定爲這一個月的中心宣傳，原因就在於此。

民衆的必要

組織民衆，同時也是訓練民衆。一方面使他們成爲鞏固而有力的產業軍，一方面又得使他們的正式作戰時機得以使用。他們正作爲戰時的一個兵卒，隨時可以參加生產，隨時可以參加作戰。

從一般上強政政治機構的腐敗與難離，大半由於民衆如一盤散沙！民衆是一切政治機構的基礎。民衆有了組織，政府機關即不得不過慮民衆的要求而不顧國民衆的利益。且由於政治機構的通應性加強。民衆也更能發揮其組織力量。在某一方面說，是政治失了常態的行動。今日的民族解放戰爭，即是我們失敗了敵人的壓迫，我們政治上受敵人的壓迫。

經過了特區的熱鬧街市，抵達距離警戒線較

（桂林通訊）本省扶南八十歲老翁張運亨，擬召集團衛門徒千餘，組成大隊死隊，出發幹那抗戰，已呈××總司令部請議。文中有一年雞皮白髮，××不認人者，事頗滑稽。張翁不願作土匪國賊之語，詞極悲壯。張翁素精國術，性俠好義，壯時曾閱盡時艱，張翁從戎龍過，總統張張文松部，職充總幹，中法戰役，揮軍卓山，新設教無算，股數甚著。後門徒不下三千餘人，今擔任該縣區指導員。門徒不日將行，大有暴日橫行之概。故據刀殺敵。今日暴日橫行之概。故據刀殺敵。

近的×地時，風雲又集攏了，天空更顯得陰晦。車行不遠，前面有許多鐵絲網糾阻着，路旁有高鼻子的兵在檢查來往的載重車輛。下了車，又經過許多荒涼的地方，繞着河沿走了許久，才走到泊着一隻小船的地方。

從一塊三條木釘成的踏板上船後，空氣便清爽起來，並有外車便都沉默着。大概在領味着這富有詩意的雨中行舟吧。暮然地，在我們頭上，響起了噹噹之聲。『飛機來了！』

立時心怦怦上了每個人的心（心是除外的），我們都屏息着，靜聽那在敵文運的前方，轟然響起的爆炸聲。接着就是飛機飛來關槍的掃射。直到飛機飛走了。

歸途中，我們都極感興奮，在各個人興奮的聲浪中，響起了我們的

在那裏禁錮了四個鐘頭，據說飛機九架離鎮，有五架被斷了線，墜落在地，尚有四機飛行跡象。離鎮只有一站路，這樣等待，使大家失了耐心。性急的朋友，便帶了行李下車步走了。後來飛機五架相繼飛過，車始開行。午二時到鎮江。

鎮江車站，復遇 M 二時帶着女兒孩子上車，便上旅館。M 二時帶着女兒孩子吃飯，又遇到空襲警報。飯吃完了，飲茶等警報除，始放散。

行李始到。與 M 同族叔，同樂和輪京。九日晨七時半開行。據說下午二時可

讓舊的雙十節死滅  
請看林房雄的面孔  
除了抗戰什麼都沒有  
途中散記（附葉劍英周  
台灣人（小說）  
致走印皮礁的孩子

沈起予 林克家 金楊 意義 (請恩來肖像)

徵募讀者自由捐

本報由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集合熱心救亡人士，發表關於救亡之切言，論，報導國內外交通消息。惟報館開支浩大，賴人力協力，殊難維持。本報願為公衆熱心救亡者，設法不向愛護本報讀者，公開募集，自由捐，指款交文庫。本館祇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又，由前經給

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救護慰

這是去年的事——有

淞滬抗戰後，職務使我們常到前線，我雖是一個學過軍事的人，然而對軍事並感到興趣，所以，我到藝術部是真實的熱心者。兩月以來，就這樣生活在工作與興趣中，完成我這一時期的人生使命。

在大時代中間，我以為每一個人都要十足的實自的能力去工作，同時也必需豐厚的培養自己的生命力，使能成為一個健全持久的工作者。必祇能將短期而矯情的言行，硬算國家。我有此趨回，因而坦白自供，在國慶之夜，我特由總領回，欣賞由工部局管弦樂隊領銜的「慈善樂大會」。

在使我感到簡單，大砲機關槍的交響樂，那種響色卻使人感到簡單，這次的音樂會中，由於比較顯金，很容易的發見藝術的粗獷和偉大！在歷來小隊演奏的演奏中，從沒有這次的對中國表示的敬意的誠懇。在序曲之前，先蕭的演奏我國國歌，全場一致起立，中西樂人的許多都自動在臺下和唱，中國現在更受外人的歡迎，完全是由於大時代中自己能够站起來做人一個藝術指揮的勢力要變為全軍統帥，將將成全世界最優秀的將才！因為他不但能够有秩序的指揮全隊，控制全隊，而且他還以能够控制全隊，使全隊演出，心情和外表形，在同樣秩序中和隊員的內心，情緒和外形，在同樣秩序中。

同且金

學同北東的京東在念懷

在北京神田區一家叫做錦水館的F宿處，有一位北東青年在深夜。時間在午夜，由兩個管制區的警察，和一個常在神田區川流不息偵察留學生行動的暗探，打門進去，把他從好幾拉了起來。好像預先知道了似的，從書櫥底下抽出了一卷報紙，這就是這位青年犯罪的事實。第二天學校的體育課同學在散學的時，也被警察署喊了去。同學們很年青，臨走時幾乎哭了。我們的一羣奔到教務室去見校長。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羣的腦筋里，當聽完他的話以後，很很快想到今天的事，與昨天那位東北青年是有些關係了。

第二天，那同學在課室里發現了，大家圍着他，問他昨天在警察署的情形。同班的東北同學，都悄悄的走了。門口發現一雙陰險的眼睛，和一雙小眼睛。老黃是最通世故的，他說：

「我們回家去，」校長說：「在樓頭遇見自稱「支那通」的齋藤教授，告訴我們：「這些事是常有的，你們最好自己檢查自己的行動。」他的目光把我們一羣掃了一下，好像很誠懇似的又說：

「滿洲國學生都很壞，你們最好與他少親近，他們是會帶累你們的。我們一

也真用開十年來悠悠的征程，茫茫二萬五千里奔波的足印，行過了祖國無邊的大野，用真理的火把，燒開了世紀的新路！

(三)

塞北的關山從此再不是不開的厚戶，有少壯的力拿蒼長征的利劍歡着（四）個顫擲的頭！

遊擊戰！趁敵人的驚魂還未附體的時候，用長征的脚步越過興安嶺吧，在那兒插上我們勝利的旗幟。

開八路軍捷報後作此

在上月的七號死得復慘，是受吐血死的。因為思想，平日喜歡打聽，結交南方北戰國的時事，因此補了他十餘

近來情形更緊，因為戰事，南方同學都回去了。我們一千五百個東北同學，都在他們的牽制之下，申報和東方雜誌成了最好的軍隊，隨時有殺身之禍。我真，隨

## (四)

至於用普通話抑土語的問題，這是不  
很機械的決定的。不過，我們可以說  
在原則上是應該以普通話爲嚮。用土  
語，必須在「一種特殊的情形，或」不  
得「不」的理由之下。我們現在寫一篇通  
俗作品，其目的是爲着戰區的文藝工  
作者，我們採用土語，是比用普通  
話爲有利，我們就不妨用上海土語。因  
此，即使那些不識字，聽到別人如是  
說，也可以懂得並受着影響的。如果  
着土兵，則用上海土語，將很大的創  
造力，因爲土兵中，極很大的創  
造力，在這地方，就用普通話，不  
會多。所以，依我個人的見解，我們  
可以作通俗文學，應該以普通話爲主，但  
特殊情形之下，在必要的必要上，有  
採用土語的必要。

這樣的意見，一樣的，我們應該以新形  
式與新形式問題方面，我們應應用到舊形  
式爲嚮。但在現階段，把通俗文學作爲  
抗戰的武器的時候，我們却不能不要求  
通俗文學的作者，儘量的採用舊形式。  
在現階段的工作的採用上，用舊形式所  
能收到的影響，是比採用新形式爲宏大  
。不過我們決不能忘記一件事，就是已  
經說過的，不要無條件的採用，不要  
忘記注新的營養。我們不得不通過舊  
的，然而必須繼續向前走，逐漸的  
引導者也踏上新的生長。因此，我們可  
以決定，新的形式的出現，必然是建築  
在大衆文化水準的逐步提高，和大衆生  
活形態的演變上。

最後我想說的是，就是通俗文學，在抗  
戰本質上的，是否具有區別性。在抗  
戰的決定的名辭。當時，經過周密的研  
究，決定延用「通俗」二字來替代。實  
際上的滿意，是與當時所謂「通俗」不  
同，和大衆」的意義完全一樣。可是，滋  
潤文學爆發，全面抗戰一開始，在物質  
上却有了一個變化的。因爲在這時期，本  
文而作，不是在號召各階級的文藝  
大衆和水準落後的國人，連婦女兒童也  
不在例外的。來參加這一回民族自衛的  
抗日戰爭。是在統一戰線的陣地下來打  
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一點，是每  
一個在抗戰期間從事通俗文學活動的人  
必須具有的，也是最堅固而且必須抓得  
牢固的認識。也必須堅強這種認識，抗  
戰的通俗文學，纔有它的新的前途！

(完)

[illegible]

委員會第二次募集慰勞品及

[illegible]

十歲

就奔出後門去了。」  
「李老媽子，年紀有六十多歲了，這樣大的年紀，周老爺本可以不娶她，可不是？她又做了什麼事體呢？可是李老媽子在周公館已經做了幾年的娘姨了，又克己，三姨太太，一個十歲的女兒，又是李老媽子領大的，李老媽子在周公館雖然不上勞苦功高，然而對周公館是有一點小小的勞績的。所以周老爺太說：『就養著她吧，橫豈沒有幾年？』」  
李老媽子因著在周公館的歷史悠久，所以總有一點貴老的架子，別的用人都有點討厭他。而她的時時還母親的面孔，要教訓別人几句。她縮縮在灶角里，見著張媽隱形怪狀的叫嚷著奔出後門去，就舉了一鼻鳴，沈著聲音說：「年紀青青的，不懂事，吃了流彈，叫苦是來不及啦！」  
誰也沒人去理睬她，包車夫「哈哈地叫張媽：『阿金！阿金！進來吧，嚇嚇好看！』」  
一陣亂蓬蓬的高射砲放過後，被叫作阿金的張媽到灶披間里來了。她興高采烈地說：「我已望出雲縫被我們中國飛機打中。」  
「頭要實也損壞。」  
「把他們的司令官什麼長谷川短谷川也炸死！」  
「不知怎麼，却做起人家來似地也炸！」  
「我們絕不要像東洋赤老那樣亂擺炸彈，像白天他們在我們開北方面連接二地賭博，結果！什麼都沒有炸掉，只炸了我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我們要節制一點！」  
「一話猶未完，阿金就撒嬌唱曲已來嚷道：

打光

說起捐錢，阿二忽然想起：這幾天拉了老太太到新公司替她的佛少爺去買餅乾糖果的時候，看看客家人上站著長長的標語，勸大家買救國公債，救國公債越買的越多，國難越的快，這多麼好啊！阿二說：「不錯，我們百姓來捐錢。現在政府要我們買救國公債，我們都來買它，救國公債越買得多，國難越的快呀！」

阿金歡快地叫了起來：「買救國公債麼？啊啊！我要買的！我要買的！」

丫頭愛寶也叫起來：「我也要買的。錢隨着有什麼用呢？國家亡了，我們的性命也保不住了，錢還有什麼用？」

阿二把飯碗一放，也說：「現在把飯碗一放，救國公債，國家有了錢就多賣棉袍，把東洋赤老打過了。我們的錢不是還有麼？啊！我們大家都要買救國公債！」

「要買！要買！阿金愛寶發瘋一樣地叫。」

阿金立刻奔到樓上去了，不一會兒，又奔了下來，一張五塊頭的中央銀的鈔票就丟在桌子上：

我買五塊。」

(未完)